



■《城市蝴蝶搜藏》中的粉蝶吮吸眼淚。



■被收集的21克柴灰象徵靈魂的重量。



■《羽化》是嚴惠蕙對靈魂的另一種嘗試表達。



■在經歷過火災的金山窯廠，《21克》系列更顯滄桑。



■嚴惠蕙的陶藝作品常探索生命與泥土之間的關係。張岳悅攝

# 嚴惠蕙

## 尋找陶藝靈魂 “輕重之間”探討生命意義

■嚴惠蕙指出柴燒作品色澤與電燒的不同之處。張岳悅攝

什麼東西最輕，什麼又最重呢？即使是一片羽毛或一顆微塵都有重量，但人的存在會比這更輕嗎？或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套輕重之間的相對論。本地陶瓷藝術家嚴惠蕙受美國醫生 Duncan MacDougall “21克靈魂”理論啟發，將泥塑十字架放入窯內柴燒，度量收集21克柴灰，彷彿是尋找到了陶瓷的靈魂，取材的“輕”卻呈現生命的“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嚴惠蕙正在巨年藝廊舉行最新個展“輕重之間”，展期由即日起至3月21日，十多件展品除了她一貫愛以陶瓷為主體輔以混合素材，還有部分是純混合媒介的作品，“陶瓷是重要部分，其他素材和混合媒介只為輔助我發掘陶瓷內蘊含的更深內涵。”她選取了不少“輕”的東西來寄意：一抹塵灰、一雲蝶影、一塊平凡的布料、一片被丟棄的木材……甚至據說只得21克重量的靈魂。有關創造、生命本相、靈魂與軀殼及犧牲等概念反覆在她的作品中出現，反覆探索泥土、物質軀殼與心靈的三角關係，印證宗教信仰在生命中深深刻下的痕跡。

### 矛盾中尋找真相

據嚴惠蕙介紹，展品以兩個系列為主，既有早年佳作，又有最新作品《21克》。“我喜歡將一些矛盾對立的元素放在一起思考，碰撞而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也與自己又理性又感性的個性有關。這次運用的材料有輕有重，那些無人留意、被輕視的材料，卻讓我看到人生沉重的記憶，以及其他重要的意義。柴燒時，人們留意的通常只有燒成的作品，那些化為灰燼的柴卻被人遺忘，我卻認為，這些柴灰寄託了陶瓷作品靈魂的重量。”於是她特別以鐵箱封存好21克柴灰與十字架作品共同展出，試圖讓觀眾重新審視那些被忽略的片段。

原來她的很多想法都從創作日常中衍生，由靈魂的輕盈聯想到死後的事，《羽化》中棉紗製成的人們正努力向上攀爬。她又突然想到以燒焦的木頭釘成十字架的形狀，間隙中以柴燒火焰照片作為點綴。的確，與成色均勻的電燒相比，她更偏愛探險般充滿驚喜的柴燒，常把作品帶到台灣金山柴窯燒製，“當你將一件泥製生胚放入窯中以高溫燒製，過程中需要不斷投柴火，最終才實現作品的物質轉化，是泥、火、柴三種元素的混合呈現，也是經歷試煉後

的轉變。這正與我的宗教理念相呼應，也是一個最令我感動的內涵。”但兩年前金山柴窯卻遭遇火災，柴窯未倒卻也一片狼藉。據她描述，還好窯主王春長“硬淨”而豁達樂觀，在逆境中找到堅強起身的支撐點。於是她此次再將十字架帶去燒製，以經歷火燒的陶瓷殘件和焦黑土地為背景拍成一輯照片。細觀那些十字架，有的形態筆直，隱約呈現堅韌的男人軀體；有的燒後自然彎曲，如同正承受試煉的痛苦姿態。

### 蝴蝶象徵社會人

時隔多年，輕盈的蝴蝶作品再次出現，《城市蝴蝶搜藏》系列為“輕重之間”主題再添色彩與思考。她表示：“在人群熙來攘往的繁忙都市，來自自然界的蝴蝶自此路過而相對渺小，生存在邊緣地帶，難找水便在淚腺上吸水，難尋花便在布料繡花上停留。在我眼中，蝴蝶彷彿現代人努力生存適應環境的縮影。”蝴蝶是她常用的隱喻，源於父親母親身邊黃色粉蝶飛舞的溫柔安撫，從此她便開始留意蝴蝶，也曾因《香港蝴蝶圖冊》中的語句觸動——現代化的城市跟蝴蝶棲息的環境相差甚遠，但蝴蝶的種類絕不遜於郊區。她常於市區與蝴蝶相遇，牠們或迷失於地鐵車卡，或棲息在街邊郵筒，或被時裝店的花衫吸引，久久不願離去，甚至在台灣的柴窯，也常有蝴蝶停留，“有時卻覺得有些像悲劇。”她說。

除蝴蝶外，她也對人體各部分的造型、生物構成和化學機制有着濃厚興趣，“小時候畫畫便喜歡畫人，大學時也最喜歡畫人體，覺得人體線條優美，畫人體時不知不覺牽引我的心神達到忘我境界，即使畢業後也時不時畫下模特。開始做陶瓷後，也從人體着手，一開始做軀殼，之後會深入些做下器官，再之後便着重表現人體器官帶給我的啟發和想像，例如大腦和回憶，心臟和情意這些，獲得靈感，引發感

觸的同時也會寫下文字。這次展覽我也會將2012年傳說的世界末日前夕寫下的詩，用鉛筆寫在牆上，其中的矛盾元素也是對展覽主題的呼應。”

### 興趣勝於天分

嚴惠蕙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1年獲前香港理工學院高級陶藝證書，她笑說：“當時身邊同事很多都在學陶藝，我覺得好玩便也走去學，剛好是最後一屆學生。幸好被我遇上，一做便是幾十年。”她曾任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後一直從事美術教育推廣工作及撰寫美術教育參考用書，現主持藝坊兒童藝術創作室，並為香港陶瓷研究會會長，亦為香港陶瓷發展歷史以口述、筆錄等方式留下見證。她曾於2001年舉辦首個個展“睡醒之間”，16年後再舉辦個展“輕重之間”，似乎在遙相呼應，期間還有另一次個展“偽科學·偽神話”，彷彿展覽命題不約而同地探討着真與假、虛與實，反映她血液中總愛在對立面中尋找真相的“矛盾基因”始終未變。

談起香港現今的陶藝發展現狀，她反而回憶起早年中學工科中有陶藝課程和考試，現在卻沒有了獨立的陶藝課程，似乎再沒有支撐點去強調陶藝的重要性，“教育是推廣陶藝的最好方式。大學方面，浸會大學有獨立的陶藝課程，還有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的課程中有陶藝修讀，也有本地著名陶藝家任教。由於多畢業生的緣故，近年香港的陶藝室愈開愈多，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學習興趣。而政府的藝術推廣辦事處也在視覺藝術中心開辦陶藝專修證書課程，訓練了部分人才，我也有做課程統籌和導師。”在她心裡，做陶瓷的興趣比天分更重要，“陶瓷的親和力很強，是表達內心感覺的良好媒介，也有助於打開內心的另一個世界。所以只要你一心想用這塊物料來發揮自己，就足夠了。”她說。